

江花

· 行吟 A7

生于春天

■ 李明明

于是 你来了
当我在城市森林里 目光涣散
心被层层包裹
像粽子
表面还附着青苔

于是 你来了
用手指试探地点点我
我的心麻酥酥的
像过了电
包裹粽子的绳索
慢慢放松,脱落

于是 你来了
一颦 我的世界布满阴云
一笑 我的世界春暖花开
我的心悄然绽放

于是 我们相遇
你在我生命里
摇曳生姿
你在我生命里
歌唱

于是
春天来了
于是
生命有了新的开始

春归

■ 欧阳振宁

曾经的那抹翠绿
如今早已成倔强
风雪冰封了大地
却融化了你的心脏

不曾放弃过希望
阳光终会回天堂
即使孤独依旧寒怆
傲然绽放

一点红尘撒过白霜
飞燕向南回故乡
花开两朵
不复悲伤

号角缓缓吹响
春天降临回天堂
冰雪在四处躲藏
万条柳枝着新装

欢快的序曲带着阳光
万物唤醒了希望
春归,春归,
终是桃红柳绿繁华样

走在茅山的春天里

■ 文/杨莹

茅山是典型的低山丘陵,有着温和的阳光和充沛的雨水,是草木们宜居的家园。“京口青山远,金陵芳草多。”古时的山上,林木繁盛,桃李芳菲。很多山头宫观像郁冈峰、柏枝垄、白李溪、桃花崦、松风阁等都是以植物来命名的。

从崇禧万寿宫大门向前走,半坡上的红梅和早樱开得正艳,稠密的空气被花香搅得风生水起。这些无处不在的香气萦绕在人的呼吸里,像永无休止的思绪。坡上根根竖起的灯柱上,撰写着吟咏茅山的古诗,一首连着一首,读着,品着,浓浓的古意和雅趣扑面而来。路的两旁,是蜷伏了一个冬天依然鲜活的麦冬,季节的变化似乎跟它没关系,就这么一丛一丛地绿着。

沟沟坎坎里的棠棣、郁李、枸杞等灌木不急不慌地抽着绿芽,紫藤、葛根、金银花的藤条开始萌动,餐风饮露的葛藤吸足了天地精华,悄无声息地拓展着自己的地盘。迎春把黄色的笑脸探出头去,它们感恩大自然将枯索黯淡的生命赋予如此明艳的色彩,骄傲自己是报春的使者。

是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千山万水的跋涉,也不如我日日途经的山道。乍暖还寒,山上的桂花树竟然结出了果实,桂子们像缩小的橄榄,一串一串簇拥在叶柄处。桃树还有些举棋不定,迟疑着在枝头挂上红豆粒般的花蕾,用不了多少时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盛宴,会让李花、杏花、梨花都生出恨嫁之心,争着凤冠霞帔,抢着张灯结彩,肆意蓬勃的青春,看得人心如云燕。转过身来,满山遍野都是玉兰,白色、粉色、紫色、红色,如同万千素手对你在召唤。到了夜晚,一树一树的繁花像一盏一盏高高挂起的灯笼,映得通往宫观的台阶洁净而温暖。

仿佛一夜之间,东进水库边上的

柳树就穿上了绿衣,长长的堤岸上每隔数米就有一株柳,微风吹过,柳絮像一阵阵绿浪,水中的倒影风情万种。当春风剪出一片片新叶,杨柳一下就到了中年,不再四处扭动婀娜的小蛮腰了。成熟的柳树多了份厚重,柳枝向地面低垂,柳絮拍岸,把心思埋藏在水边,与山上的宫观,与顶上的天空两两相望。宫观是有历史的,湖水也是有历史的,久而久之,这些柳树也就有了历史。虽然草木不说话,却已经道尽人类皈依自然的率真,循着自然之道,回归自然,无论是植物还是人,内心都有需要。

有草木的地方就有鸟声。崇禧万寿宫门前的广场上有不少香客们认捐的香樟树,枝繁叶茂,日渐成林。宫观里面的建筑物也被绿意所点染,“知道堂”和“书画院”里各自拥有一片小竹园,院墙外面的后山上更是大片的松树、柏树、茶树和果树林,这些林木便是鸟儿的栖息地。住在山上的人总是在枕着虫鸣入眠,又在鸟鸣声中醒来。周作人认为,鸟声是天籁之音中最美妙悦耳的声音,哪怕长相平凡的麻雀,那唧唧喳喳的叫声“在那琐碎与干枯之中到底还含着一些春气。”葱茏的林木,盘旋的飞鸟,人类最佳的栖居地应该就是如此了吧,在雾霾肆虐的日子里,洞天福地的茅山是上苍的恩赐。

“红尘三千丈,都在山水间。”草木是最了解山的气息与禀性的,犹如山对它们的熟识。走在茅山的春天里,如同行走在有山有水有修竹有鸟鸣的仙境中。在每日辰光的来往反复里,聆听一朵花开的声音,见证一株树木的成长,感受花草树木在岁月的更迭里,与山不离不弃,相依相偎,总会有细小的温情贯穿其间。不管是飓风还是暴雨,草木坦然接受命运的安排,绽放、凋零、回归泥土,安分怡然地度着日子。尽信自然,便是圆满。

我是大西路的过客

■ 文/孙建平

我与大西路的初识,要追溯到好多年前。1977年的冬天,我参加高考。那时,我在上党凌塘小学做代课教师,其间认识了一位镇江知青,姓包,家住大西路杨家巷,当时他也在上党做代课教师。省统考结束了,成绩出来,我被通知回家参加体检。那时的通信没有今天这样方便快捷,记得我的体检通知书,就是包老师踩着泥泞的道路从上党镇到凌塘村送给我的。那个时候,我这个一直生活在乡间的人,就通过包老师记住了大西路。

时间又过去了好多年,我才真正地了解了大西路,并喜欢上了这条颇具民国特色能够代表镇江城繁盛昨天的一条马路。我喜欢的缘由,是岳父就住在大西路的一条巷子里,那些年里,我逛遍大西路的大街小巷,而我对于镇江城的认识,就是从大西路开始的。

岳父的家住在寿康里。寿康里这个名字我一直很喜欢,以为这个名字有美好的寓意。那些年里,每逢周末,我们会坐公交车来到城里。先坐3路,再换2路,在宝塔路站下。下车后穿过大西路,来到一条叫“万家巷”的巷子,沿巷子而进,走过民国春街,走过篾篮巷,就到了寿康里。

我们到了的时候,岳父通常不在家。这个时候,他会去中华路菜场买菜。一般的情况下,我就会出门去,希望在路上或菜场能够碰到岳父,帮他拎一下菜篮。我去中华路菜场,走得比较多的是人民街和柴炭巷。岳父买菜,总是精挑细选,注意菜的品种和质量,绝无一点马虎。菜买回来,岳父亲自掌厨,这个时候,我通常是带着女儿出去随便转转,走的比较多的大龙王巷、宝盖路、小街、伯先路。午饭的时候,一定要喝酒的,酒是泸州老窖,或者是郎酒。午饭后,岳父去邻家打牌,我在床上小睡,巷子里,不时传来卖西瓜小贩的吆喝声,还有对面人家电视里传来的歌声,又或者,就是三两孩童的追逐打闹

声。傍晚时分,我们要回家了,岳父会送我们到巷子口,并再三叮嘱,下次早点来啊。那份期盼,最是殷殷。

岳父一生于名利很淡泊,就是专注地做好自己的工作,钟情于自己所喜爱的教育事业。岳父早年就读于扬州,但他的一生,却是在丹徒的乡间度过的。岳父先后供职于儒里中学、姚桥中学等单位,孜孜以求于教育事业,一生育人无数,在学生中口碑甚好。岳父工作时一直住在学校的教师宿舍,生活平淡而从容。退休以后,岳父定居寿康里,看报、喝茶、做菜、打牌,那份淡泊,似乎也切合大西路闲适温婉的生活风格。

因了这样的缘由,我对大西路,就有了不一样的情感。往年的大西路,有许多的繁华,一些名词,非常美丽,如西津渡、银山门、三元巷、广肇公所、大华电影院、福音堂、宴春酒楼、存仁堂药店、鼎大祥布店、第一百货商店、谢馥春等。透过这些镇江人耳熟能详的名字,能感受到当年这片土地上的繁荣,以及对于镇江历史的记忆。我会经常在这些地方转转,比如去大华电影院看场电影,去宴春酒楼吃碗白汤面,再加上一块肴肉、一碟细细的姜丝。如果缺个针头线脑,或者想买一瓶雪花膏,那一定是去谢馥春了。有的时候,就沿着山巷随便逛逛,听沿街店收音机里王筱堂先生说扬州评话,或者听朱明瑛唱《回娘家》。

10年前,岳父仙逝。从那以后,大西路我去得就比较少。我知道,我是大西路的过客。但是,城西的一切市井形象,都还是深深地吸引着我。寻常的日子里,我会骑着自行车,散漫地穿行在城西那些颇具民国风情的老式街巷里,看百姓斑驳木板门上颜色暗淡的春联,和小巷尽头的那一口深深的水井。过中秋节,我会特意骑车穿过半个镇江城,去银山门副食店买两块店里自产的月饼,一块五仁,一块椒盐。



张群 摄